

把生命融人民间艺术

管祥麟民艺中国行

主编：文 钧 管祥麟

1983年至1986年，他自费骑自行车8万里考察民间艺术
1998年至2001年，他只身驾车完成了“管祥麟考察
56个民族民间艺术中国行”
本书反映了这次纵跨18年的民族
文化考察活动

. 24
2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探索中国系列

把生命融民间艺术

——管祥麟民艺中国行

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 编

名誉主编：张 仃

主编：文 钧 管祥麟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大钧

装帧设计：赵 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把生命融入民间艺术：管祥麟民艺中国行 / 文钧，管祥麟主编. —北京：中国旅游出版社，2001.6

ISBN 7-5032-1850-9

I. 把... II. ①文... ②管... III. 民间工艺—概况—中国 IV. J5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0976 号

书 名：把生命融入民间艺术——管祥麟民艺中国行

主 编：文 钧 管祥麟

出 版：中国旅游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 邮编：100005)

制 版：北京图文天地文化信息有限公司

印 刷：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：2001 年 6 月第 1 版

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 / 24

印 张：4

字 数：30 千

定 价：50 元

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 编

名誉主编：张 仃

顾问：刘恪山 马 克 徐 锋 李绵璐 李寸松 张道一

主 编：文 钧 管祥麟

编 辑：焦 宏 唐秀月 李 克

装帧设计：赵 健

(本书中照片除注明摄影者外，均为管祥麟摄)

管祥麟考察五十个民族民间艺术中国行胜利归来

養浩然正氣
極風雲大觀

辛巳春連雨五日於山陰行書賀于京華

養浩然正氣 極風雲大觀

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、著名书画家、美术教育家
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主任

张仃

靠着一股勇气走上民艺之路，1984年的管祥麟，
充满着追求成功的渴望，跨下的自行车如同哪吒的
“风火轮”

单车之旅（1984年，云南石林）





吉普征程 (2000年, 内蒙古 谢继胜 摄)

片片白骨在告诉每一个过客, 路途的孤寂与艰险。“死亡”这个字眼对管祥麟来说并不陌生

目 录

■ 把生命融入民间艺术

——管祥麟和他的“民艺中国行” 石英 1

■ 艰辛快乐的考察历程 19

■ 厚实多彩的考察成果 39

■ 广泛坚定的社会支持 73

感谢（编后记） 87

把生命融入民间艺术

——管祥麟和他的“民艺中国行”

石 英



蓦然回首 自费单车八万里
(1984年的管祥麟在云南)

管祥麟，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按他自己的话却说是：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。但古今中外，有多少令人赞叹甚至难于想像的惊人事迹，原本就是“普通人”创造出来的。“普通”与“出色”表面看来只有一步之差，却包含着无数鲜为人知的非凡努力和高昂的付出；除非有那样的绝对幸运儿，命运之神绝不会格外

垂青于“普通人”的。

管祥麟的超绝经历与已经获得的成功，充分印证了这样一条有志跋涉者的必由之路。

而他，尤为难得的是质朴、本色与富于传奇性的和谐统一。

他，出生于安徽省滁州，现年42岁，一个身高1米80的江淮汉子，外表英挺，内在却刚中有柔。如果你与他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，将不难发现，他在不乏沉稳的专注中还时能流露出一种秀敏的腼腆。难怪人说“性格即命运”。他的这种主导而又丰富的性格，决定了他终生的追求，想做什么，怎样去做，在做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生活的挑战并力斗而胜之。



喜看今日 迈步从头踏新程

(1998年5月在淮北举行的“民艺中国行”出发仪式)

80年代初，当时他还是淮北发电厂图书馆管理员。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工作者，他不愧是一把好手，面对各项任务他总能出色地完成。然而，他又总有一种不满足感；其实，他自幼即有丰富的想像力，经常引导他在神州广袤大地乃至无际空间中神游；而对民间艺术的由衷热爱，又促使他试图涉足于民俗天地，去探览无尽的民间艺术宝藏。这绝不仅是出于某种好奇和盲目的探险，而是基于他本来就具有的较丰厚的文化积淀，特别是那种挥之不去的人文关怀，激发他只有实地去触摸民族精神的根，才能深刻印证他那深挚的感受。他自信做好了较充分的准备：有一副强健的体魄，喜爱绘画及摄影，这都是“远征”并能得心应手地录绘所见所闻的必要条件。

无疑，远行是艰难的，在1983年至1986年这几年间，他只能自费骑自行车丈量祖国大地，跋涉峻峰和激流。就这样，仍在难以想像的艰险中走过4万公里行程，历经15个省、市，在考察民族民间艺术中取得了第一阶段成果。如果不是在青海省境内遭遇严重车祸，他肯定不会中断他的孤身单车神州行。

然而，死神对他的考验，头顶上留下的伤疤，只能视为生命史上的深深的印记。只要生命不息，就要重新站起来，去继续实现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宏伟目标。



遭遇泥石流
(1984年，四川省
境内)



欢呼为谁
(1986年，青海
省)

“回来”的时日里，他也没有休闲，工作、结婚生女，仍在进行各方面的必要准备。他的壮举，他在工作中的表现，使他获得“淮北市十佳青年”、“华东电网十大青年明星”的称号。在阔别了三山五岳、九江八河12年后，他终于再次踏上了考察的征程。只不过这次在某些条件上有了“鸟枪换炮”般的改善——由于对他那种卓绝精神的感佩，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无偿

提供新型红色“切诺基”一辆，借期三年，并可在全国各地北京吉普汽车特约维修站免费维修和更换零件。如此慷慨与优惠，确实使独旅者管祥麟喜出望外。不过，“脚力”的改善固然加速了考察的进程，节省了体力，但不安全的因素并未因此而消除，而且在某种条件下也有更不方便的因素。譬如在崎岖难行的山野小路上，汽车有时还加重了负担。好在对于驾车的独行者说来，从来没有将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轻易取胜上，与环境斗争的强烈意识时刻与每一分希望同在。正是由于他抱定在艰难中求胜的决心，所以自1998年至2001年的3年间，又走过了13万公里。连同骑自行车考察，总计行程17万公里，途经3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共涉及612个县，考察了55个民族，拍摄彩色照片6万余张，黑白照片1万余张；拍摄音像录像片6000余分钟；撰写考察笔记180余万字。在此期间，还编写发出25期行程情况通报，计3万余字；征集各类有价值的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万余件。由此可见其丰硕成果，不枉历时18载付出之血汗。17万公里雨雪风霜之苦，可谓每一程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日都是饱含辛酸与愉悦的新的篇章。

他的不无奇特的思维和壮举，也许不易为所有人一下子都理解其意义，但正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仃先生对管祥麟的追求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总有一天，人们会理解和感谢他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管祥麟是在为后人做事。”

二

如果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，将管祥麟的足迹所至以红线加以标志，将会发现，他的行踪遍及祖国东南西北，达到最遥远最尖端的极处。大致是：北至黑龙江省漠河北极村，南达海南岛的“天涯海角”，西迄新疆的帕米尔高原，东临浙江临海和温岭。他曾饱尝过唐古拉山口的风雪，

但也品受过黔南大小七孔自然风景区温柔的山水洗礼；他曾与五指山原始森林中巨蟒擦肩而过，更深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寂寞是何种滋味。以往在闹市中虽觉过分的喧嚣令人心烦，但离群远驰，在渺无人迹的丛林小道，在无际无涯的风天雪地中，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茫茫草原上，在黄昏时分路侧远处的幽幽灯火窥视下，

他却感到过于岑寂过于静谧了。这时他仿佛忘记了惧怕，忘记了置身何地，只在体验着一种特殊意味的人生（而这种人生体验是一般人绝对难于体验到的）。当然，偶尔也会想到远在家乡的爱妻和爱女，但瞬息又回到面对的现实，理想在召唤着他继续向前。

应该说，从大的方面，他的前进目标是明确的，但在一个一个的段落上，他也有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时候。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，他始终是一个“过河卒子”，始终勇往直前。也许在他所经的道路上，很多不相识的人只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骑车赶路人或是驾车出行者，但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无论是山川还是荒漠，通衢还是小道，大都认识这个特征明显的汉子。不错，他考察的是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，但不可避免地又要与地理这个概念结缘，也许他无意做一个地理学家，但自然地又不能不对地理上的问题漠不关心；也许他无意成为一个旅行家，但事实上他对所经之地的种种感受也同样显现出一个旅行家的眼光（他编写发回的通报即不完全是民间艺术内容所能囊括的）。在这方面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明代的徐霞客，这位400多年前的杰出人物几度离家“远征”，主要目的是为考察祖国名山大川、地理地质，但他非同寻常的旅程和动人的经历，又使他开只身旅行之先河。



管祥麟亲密的一家

（谢继胜 摄）



把女儿装扮成惠安女

（巫绍安 摄）

然而对于管祥麟来说，他始终明确他的庄严使命——在考察与探索民族民间艺术宝藏中做出独特的贡献。这一点，可谓是战胜艰难险阻、从未打退堂鼓的根本支撑力。当他在云南省行进中极度疲惫时，一听说前面就是大理三月街集日，便立时忘却疲劳，涌入这熙熙攘攘的氛围之中。在西北边陲的一次考察中，他突感身体不适，本想返程休息，忽然听到一种未曾听到过的笛声，立时循声赶去，原来是一位塔吉克族艺人正在吹奏“鹰骨笛”。此笛系以雄鹰的翅骨制成，管祥麟对它“一见钟情”，视若珍宝。

说来也怪，他本来是越往前走离家乡越远，但每当他走近一处他所珍爱的民族民间艺术之乡，都不由得从心底涌出一股热流：啊，又到家了！

三

如前所述，他每一点收获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这昂贵的代价不仅是劳碌和艰辛，而且还伴有意想不到的危险以至生命的威胁。独旅远征，无论是骑单车还是驾吉普，绝不仅仅是观光好玩，更没有那么多的浪漫情调。唐僧去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次的严峻考验；管祥麟不去虚幻的西天，时刻都在现实环境中搏斗，其艰厄程度却决不亚于“西天”路上！有时死神与他只有一线之距，但阴差



管祥麟拍摄了大量各式各样“门”的照片

阳错地又悄然走开；有时他已体会到了死亡的滋味，却又幸运地拣回了一条命。难怪事后有朋友开玩笑说：如果研究生命的科学家要了解人在生死临界线上的感觉，那就来找你管祥麟！

还真是，这决不是夸饰之言。向他提出挑战的不只有大自然中的天变和地险，还有野兽和人群中的“恶狼”。在这里，实在是尺幅难书，无法一一罗列，只能举其要者，即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可谓九死一生。

且看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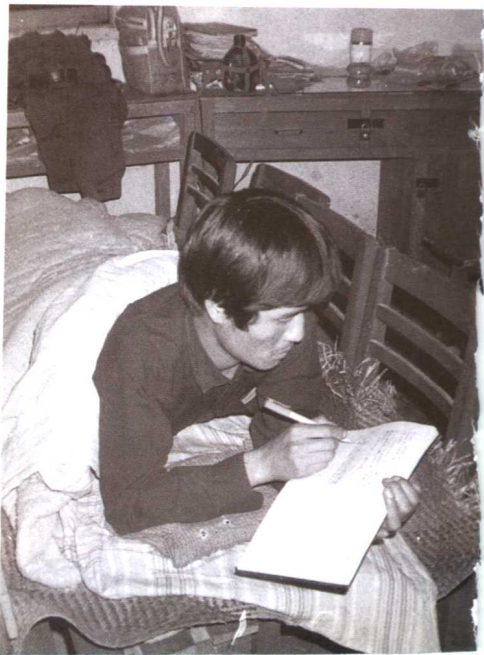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5月，他独骑自行车进入云南省禄丰县高峰乡彝族居住地。由于疲饿交加，不得不夜宿在山林中的一个破敝草棚内。哪知熬至夜半，突然草棚外有四只饿狼来袭，它们发疯似地撕操草棚，情况万分危急。当时他相当惊恐，然而求生的欲望使他本能地抓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奋起自卫，随即冲出棚外。这时一只恶狼向他左肩扑来，他迅即闪开，急中生智，拿出身上的照相机闪光灯，面对恶狼连连闪晃，群狼在强光之下吓慌了，才不得不逃之夭夭。但管祥麟这时已是一身冷汗，力竭体乏，只好点燃篝火借火壮胆，倚坐草棚直至天亮……

次日，他又骑上自行车继续前行。不久，又是一次人与兽的较量。这是无声惊险的一幕：在云贵边的密林中，他因极度饥饿，随身携带的食品告罄，又无力前行觅食，最后竟饿昏在一棵古树下。少顷，他在半清醒中觉得面部有些疼感，蓦地一睁眼，不禁大惊，原来是一只棕熊在嗅他的脸，他自知挣扎无用，又是一次临危生智：索性一动不动，闭目装死任这畜牲摆布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自觉没死，周围再无声息，微睁开眼小心地觑看，熊瞎子却摇摇摆摆舍他而去。这时他颇有些后怕，却一直也想不明白：为啥那家伙轻易放弃了到口的美食？是因为它并不饥饿，只想逗弄逗弄而已，还是因为不大喜欢吃“死”食，才给

了管祥麟又一次侥幸？

生与死的跨越有时就在须臾之间。人，无可奈何时也许显得十分脆弱，而一旦战胜了死亡又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强者。

也就是遭遇上述恶狼的同一年夏天，他骑车行进在原始森林中的狭路上，突然从林中窜出两名歹徒，以尖刀抵住他腰部相威胁，喝令他交出全部财物。为了生命的安全，他断然交出了身上所剩无几的钱，但歹徒还是夺下他的照相机、录音机和手表等物。他这时只是要求取出照相机胶片，残忍的歹徒不但不允，而且蛮横地要将胶片曝光。“底片就是生命！”他不再迟疑，趁一个歹徒得意忘形玩赏相机时，突然举起自行车的链锁，朝那个家伙狠狠挥去，那家伙受伤倒地。另一个歹徒不由一愣，举刀向他扑来，他闪身躲过，顺势又是一下，正着那扑空的歹徒的背上，那个家伙发出一声嚎叫。两个歹徒在这位身高1.8米的勇猛



民艺的记录

(1983年，福建福鼎 郭新平 摄)

汉子的威慑下，顿失刚才的威风；而管祥麟在一比二的搏斗中由弱变强，取得了这场狭路相逢硬碰硬的胜利。

尽管如此，他也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：在孤身深入僻山幽林、荒野险径时，遇到类似事件还是尽量“智胜”为宜。因此当他十多年后驾车远征时，沿途便多了个“心眼”。譬如1999年1月5日，他在湖南常宁蒲竹瑶族自治县度过元旦后，又向郴州地区进发。下午1时左右，自度车内油量无几，便将车停在山壁乡路上，取出备用油给汽车加油。

却没想到有一辆机动三轮车尾随而至，猛地跳下四名歹徒，强令他交出所谓的1000元地方保护费加200元停车费。管祥麟据理说明情况，对方更加蛮横。面对这种强暴与讹诈行径，他不慌不忙，稳住对方，却蓦地拉开车门，取出灭火器，一声断喝：“马上后退50米，否则就开枪自卫！”四名歹徒一时被惊呆了，只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，始而面面相觑，随即夺路而逃。管祥麟趁机上

车，加大油门迅速“转移”。

除了兽侵、人祸，沿途复杂的天候地貌也给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。尤其是西南地区的雨季，漫长而狂暴，给本来就难以行驶的山道，增添了很多无法预见的险情。1999年7月19日，他驾车自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至剑川县的途中，因县道改建，被迫拐进一条林区便道。此际狂风大作，夹带着黄豆般的大雨不停地盖将下来，只能勉强通行单车的路面十分糟糕，而路旁的河水又在猛涨，在一些路段中已形成“河中路”与“路中河”的情势，坍塌、沉陷、落石之险随时都会发生。此时的他已进退两难，危急中只能做出惟一的选择：向前！再向前！但在爬行一段险坡时，终因泥路过滑制动无效，连车带人竟溜下10多米的坡底，而车辆居然在60多度的坡面上没有翻覆，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！

老天的“恩赐”何止于此，1998年夏季，他在南进途中经过江西上饶至鹰潭路段，亲历了有生以来罕见的洪灾场面，而他和他的“切诺基”也几乎遭到不测。当时他目



聊把“车房”当书房
(2000年3月，宁夏)



在摩梭人家
(1984年10月，
云南)

睹公路两侧的民房已在大水中忽隐忽现，而公路的低洼处已被洪水覆盖。车后刚刚还是好端端的路面，此时已不见踪影。管祥麟预感到眼前可能发生的一切，于是便不顾一切地涉水开动。水，愈来愈往上涨，车厢内也灌进了半米雨水。加速！快冲过去，不然车一熄火就全完了。这时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字：冲！由于路况不明，他只能根据两旁树木辨别前进方向。就这样，在深水中蹚出几公里，总算爬上一段上坡路；再回头看时，所经地段全是一片汪洋，他不禁兀自笑了：当年逃过了残狼，如今又逃离了恶水！

在华中、西南如此，在西北则更不轻松。1999年8月29日，他离开青海格尔木毅然进入几乎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。长时无人对话，耳边只有车轮与沙砾磨擦的絮语。天

净云低，偶而落下几星雨滴，也弥足珍贵，他真想停车以面颊和口唇品咂这旱区中雨珠的清甜。可时不我待，最要紧的是抓紧赶路。接着又穿越了昆仑山口，还有被称为长江源头的沱沱河，以及青海通往西藏的唐古拉山口，这一带天候变化无常，不像自格尔木刚出发时那样，大自然使出了各种不同的招数：雷电、暴雨、冰雹、大雪和低温缺氧。有时是“轮番轰炸”，有时是并力合击。然而他都经住了严峻的考验，于8月31日抵达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。基本上是马不停蹄，9月4日又继续出发，去寻访山南地区错那县的门巴族。此处与印度接壤，背倚喜马拉雅山脉，地形异常险恶，气候喜怒无常。当他访问过世居此地四个村的门巴族之后，便返回错那县城。途中他与一辆当地的

甩开膀子大千

（1998年9月，在广西大瑶山拍摄帽台山摩崖壁画）





岁月留痕——在管祥麟的视线里，充满了人文关怀

(1999年2月，海南)

东风车结伴同行，但这时却有一场暴雨倾天下，造成山体滑坡。他和友车被困在盘山道上，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得。天色渐暗，离县城还有31公里，如之奈何？后来经商量决定，由东风车的两位司机弃车徒步回县城求援，由管祥麟一人原地守候。在海拔4500米的荒山野岭夜宿，其苦可想而知。在如此孤单无助的情况下，什么不测都可能发生。他自“出征”以来，虽历遭凶险，但从来还不像这一夜如此难耐，说实在的，他不敢断定自己能抗多久，只有靠意志力去求取生存。这时他很自然地又想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女，不知此刻她们是否已经安睡。女儿给他生日卡上的祝愿如闻其声。为免除她们的挂念，也是给自己“输氧”，他给家中打电话，告诉她们“一切顺利”“一路平安”。然而再一转念，他不禁又暗自苦笑：请她们原谅自己这善意的“谎言”。其实就在他频报“顺利”“平安”之日，正是他备受煎熬之时。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，这是濒于绝望的一夜，但又不甘放弃生存希望的一夜——根据以往一次次绝路逢生的体验，他一再以“命大”给自己祝福加油，只要捱到天明，纵然是气若游丝，恢复过来仍然是一条好

汉……

无须赘言，他在万般难熬中还是熬过来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关注生命，感受苦难”。也许有价值的生命就是要苦难中去磨炼？

不过，凡是人间可能出现的险情，对于管祥麟说来是一样都不能少——10多年前使他中断行程的车祸又一次来光顾他了。那是1999年2月18日(大年初三)中午12时左右，他在广西上思县境内，意外与一辆“桂”字灰色轿车相撞。这是他二次“出征”九个月来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。而责任在于对方车辆占道高速行驶，而已车躲避不及，造成“切诺基”吉普车保险杠变形卡住前轮。这时对方车辆上下来四男一女，其中有的醉醺醺的，一见“切诺基”上只有独身一人，便倒打一耙，对管祥麟威胁谩骂，扬言要扣下他的车辆和一切设备，并索要3万元的修理费。管祥麟当然不畏恐吓与讹诈，并据理力辩。正在不可开交之际，天公及时降雨，对方五名肇事者躲进车内避雨。也算雨助孤客，管祥麟当机立断，锁好车门，朝小路冒雨奔下山去，直跑了两个半小时才看到一个小村寨，仅有四户人家。在好心的村长带领下，又奔至20公里外的乡政府打了“122”事故报警电话。两小时后，上思县交警驱车赶来。此时肇事者已开车逃离现场，逃离前将“切诺基”三个轮胎放气，一个轮胎以锐器扎伤，幸车内器材未损。交警同志对那辆肇事车相当了解，告诉管祥麟那是挂着假车牌的走私车，前几年更加猖獗，近来受到打击略有收敛；如在前几年外地人与他们遭遇发生冲突，这些不逞之徒肯定要对手“处理”掉，然后扔进原始森林无人知晓，原来脚下这条公路是走私热线，号称“黑色通道”，警方并说要严加追查，协同有关部门找到这辆肇事车。

从表面上看来，这次遭遇似乎是10余年前那场车祸的重演；其实并不相同，现在，除了车有“微恙”，而驾车人

完好无损，展现在他面前的仍是广阔天地。

何况，他这样说过：“我死过，现在的生命已是赚来的了，所以我不怕再死一次……”

四

在管祥麟遇到的艰危中，结果也并不都是那么沉重，有的还是以不无轻松的气氛而收场。最使他难以忘却的一次是：1999年8月17日，在他从四川松潘驶往若尔盖的途中，突见一排大石块阻断了公路，分明是有人故意设置路障。果不一会儿，有四个男人骑马过来，手持猎刀威逼索要“买路钱”，管祥麟不愿与他们纠缠，给了他们200元钱才得放行。谁知下午再次遇上巨石阻路，又有五个骑马的家伙拦路要钱。管祥麟这时囊中已所剩无几，怎经得起这些“李鬼”们一再索要，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”其中一个家伙见他并不示弱，又换了一副腔调：“没钱也可以，那就让我们五个人坐上你的汽车在草原上跑一圈，我们还没坐过这种小汽车呢。”管祥麟硬着头皮只好答应。于是这五个人便将马匹系在车后保险杠上，然后钻进车里逼他开车。至此，管祥麟只能见机行事，他故意把车加速，五匹马在车后跟随狂跑。这五个家伙开始乐得哈哈大笑，随后见自己的马跑得疲于奔命，便不再狂笑，连叫管祥麟停车：“朋友，可以了。”下车后，又连连挥手，还道了声“拜拜。”本来，管祥麟的心弦绷得好紧，没想到试着变换方式，却化险为夷，至少换来了暂时一路平坦，阻路大石随着五个“朋友”的离去，再也没有出来捣乱，倒也有点意思。

更使他啼笑皆非的一次“趣剧”是，有一天当他行至广西与贵州交界处，天气相当闷热，无雨无风。路边一条山溪，清冽沁凉，在百米开外，有一群年轻女子正裸身在溪中洗浴，相互嬉戏，旁若无人。有几个青年男子在她们



遭遇车祸

(1985年，青海省境内青沙山上，因车祸使管祥麟受重伤，也因而被迫中断了骑自行车考察活动。)

的上游也脱得一丝不挂，下水边游边洗。管祥麟见有男人在洗，也乐得下水消解一下燥热，但他只是脱去外面的衣裤，而未像当地人那样索性赤条条，心想这样才文明些。谁知他刚一下水，便招来那些正在洗浴的年轻男子们没头没脸地一阵乱打。他始则不解其意：什么地方触犯了他们？莫非是刚才无意间看了远处那群沐浴的“女神”们两眼，犯了什么禁忌？幸而这时有一个下水的中年男子凑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掙去了他惟一的衬裤，那些年轻男子才停止了对他的殴打，而且还报以一阵友善的畅笑。其中有的还不厌其烦教他如何晃水。后来他才知道：按照此地的民族风俗，下河洗浴如不全裸，反而是对其他人的侮辱。一阵暴打换来一条永生难忘的常识，到底是值与不值，只有老天知道。

啼笑皆非！啼笑皆非！但有一点永远是必须遵循的——入乡随俗。

类似上述的别致经历还有不少。这究竟是苦还是乐，管祥麟自己的体会是：当你受到胁迫，甚至殴打之初，是苦不堪言的；但当事情有了转化，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和气



2000年3月10日，管祥麟应邀出席在深圳召开的“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15届年会”，在大会上作重点发言，与会代表感慨至深（汪为义 摄）

氛时，又有一种苦乐相间的复杂情味。这类情况，是难以绝对避免的，否则，“就干脆别出来算了”。

在途中，当他向媒体的记者谈起这类复杂的际遇时，他们总是报以由衷的同情：“真是太苦了你了。”对此，管祥麟是这样看的：“苦是苦，但也是一种享受，享受不仅是在你成功之后，而且也在努力的整个过程中；欢乐固然是一种享受，有时受苦也是一种享受。否则你就不了解全部的丰富的人生。”因此，他无怨无悔。

五

不亲临其境的人怎能想象：只身孤旅的他，沿途不只是抢路而行，不只是“考察”这单一的目的。在他的心中，不是只有“我”，我的利益，我的成功；只要有可能，只要是他碰上了，该助人之处他决不放弃助人，该负责的他还是要挺身而出，哪怕是耽误了赶路。对此，他是这样理解的：“被我遇到了，那是一种缘分，决不能绕着走。”

1999年5月，他行经广东韶关市，遇到两个身带伤病极度疲惫的青年，求他资助路费回山东高密老家。管祥麟

以往也曾碰到过类似情况，其中有的实是江湖骗子；但这回凭他的直觉和经验，这两个青年真的是被逼无奈。他们因受了诈骗广告的误导，千里迢迢专程到韶关来学习武术，谁知这家武术学校是近于坑人的黑窝，当把他们随身带来的钱骗光后，又勒逼他们继续向家里要钱，最后还将他们关起来毒打逼钱，并私设监牢，所幸这两人乘看管者疏漏，逃出牢笼，却流落街头，饿病交加，只得靠乞讨度日。尽管管祥麟经济拮据，但激于对恶势力的义愤和对弱者的同情，还是为他们买好回山东高密的火车票，并亲自送他们上车后才觉心安。此后，那两位青年经常去信至管祥麟家中问候，他们之间已成为异地好友。

1999年9月下旬，他远在世界屋脊西藏，当时正由拉萨驶往日喀则市。在市郊山下，忽见从半山坡滚下来一个小男孩，摔倒在他的车前方不远处，他毫不犹豫，停车抢前将小男孩抱起，只见他右腿骨折已弯到身后，伤势极其严重，已不省人事。管祥麟冷静而利落地将孩子平放在车后座上，开车直驶市内，送至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，并为孩子垫付了500元押金。适巧有一护士认识这男孩是一个牧羊娃，便请人告知男孩的父亲扎西次仁。家长闻知急赶来医院找到管祥麟致谢，医生告诉他是管祥麟垫付的押金，扎西次仁将身上仅有的400元给管祥麟收下，余下的100元，管祥麟明确表示说不要了。扎西次仁为了报答他的救子之恩，立即赶回家牵来一头牦牛，披上哈达，执意要管祥麟收下。他再三婉谢不受，扎西次仁却又解下腰间佩戴的藏刀送给他留作纪念。管祥麟觉得盛情难却，只好含泪收下。

2000年5月初，管祥麟由山西新绛县北去临汾。天色将晚时，路过侯马市近郊，沿汾河滩边公路疾行，突见一部手扶拖拉机陷在河滩泥泞中，一对夫妻和一个小男孩正